

第七屆校際香港歷史文化專題研習比賽
The 7th Inter-school Competition of Project Learning
on Hong Kong's History and Culture

(甲項) 文字報告 – 高級組 - 優異
Written Report - Merit Award, Senior Division

嘉諾撒聖心書院
Sacred Heart Canossian College

「從深水埗區的小販文化看其社會價值」

*版權所有，未能上載圖片
請到香港歷史博物館 - 參考資料室
預約查閱，電話 2724 9009

第七屆校際香港歷史文化專題研習
《從深水埗區的小販文化看其社會價值》

報告撮要

香港小販行業於二戰後才興起，故本專題研習主要探討在戰後小販文化的發展和變遷。我們將小販的發展歷史分為三個階段：一九四五年至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至千禧年代。我們透過分析每個階段小販歷史背景、經營模式等去探討小販文化對深水埗區的影響和社會價值。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本土經濟衰落，加上大批內地難民湧入香港，小販成為了人們謀生的途徑，而此行業也因而開始發展。當時，街上出現大量的無牌小販，他們會隨街販賣日常用品。此外，初期政府對小販的監管較為寬鬆，甚至視容許小販在街擺檔為一種社會福利，雖在 1959 年為整頓社會秩序制定政策發牌，但政府對小販的取態令其有很大的發展和生存空間。

七十年代，香港輕工業的發展帶動了深水埗區製衣業的蓬勃。深水埗區內製衣工廠林立，令小販業不再是區內居民唯一的工作選擇。由於製衣廠商會低價把剩餘的成品批發給小販售賣，令小販有穩定貨源，因而造成布販在區內的聚集。與此同時，大量無牌小販在街擺賣引起的環境衛生和交通問題備受社會關注，政府亦收緊了對小販的規管，在街掃蕩無牌小販，甚至停止小販發牌制度，小販人數和生存空間開始漸漸減少。

隨著中國內地的改革開放，大量工廠搬遷至大陸，而工廠北移影響了深水埗小販的經營。尤其是對布販來說，他們無法再依靠區內的廠商取貨轉售。同時，政府進一步加強對小販的管理，在 2002 年後更陸續收回小販牌照，扼殺小販生存空間。加上香港社會整體經濟模式上的改變，深水埗區亦逐漸發展，區內居民不像以前般需要靠小販為生。香港經濟模式、政府的對小販的管理措施，以及區內居民消費模式的改變令小販的生存空間慢慢被擠壓、縮小。

在這次的研習裡，我們可以看到深水埗區小販從戰後開始到現在因應著時代的需求在區內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然而，小販的生存空間同時隨著社會經濟環境的改變。小販這個行業日漸式微是無可厚非的事實，但它對深水埗區的發展永遠有著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第七屆校際香港歷史文化專題研習比賽

從深水埗區的小販文化看其社會價值

*版權所有

目錄

1. 簡介.....	3
2. 研究範圍.....	3
3. 香港的小販發展過程.....	4
4. 第一階段：一九四五年至六十年代.....	5
歷史背景.....	5
經營模式.....	6
社區發展關係.....	7
小結.....	7
5. 第二階段：七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	8
歷史背景.....	8
經營模式.....	9
小販之間的關係.....	10
社會發展關係.....	10
小結.....	11
6. 第三階段：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	12
歷史背景.....	12
經營模式.....	13
小販之間的關係.....	13
社會發展關係.....	13
小結.....	14
7. 總結.....	15
8. 附錄：訪問資料.....	16

簡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經濟備受打擊。同時，中國發生國共內戰，大量內地難民湧入香港。當中有不少難民聚居在深水埗，因為深水埗生活指數較低，他們可以靠做小販糊口謀生。當時小販聚集於汝州街、基隆街、鴨寮街等一帶，而時至今日這些街道依然是小販們的聚集地。小販行業不但令當時的市民能夠維持生計，更令深水埗在戰後得以重新繁榮。

然而，眾多小販聚集一地影響了街道衛生和市容。港英政府在七十年代初通過法例不再發放新的小販牌照。半個世紀以來，在街頭擺賣的小販經歷了發牌、被逼遷移以及取消發牌階段，時至今日，小販的問題依然受社會關注，亦引起熱烈的討論。隨著政府加強對小販的管理，他們不再像從前一樣隨意在街上擺賣，其經營模式和行業發展已經和以前截然不同，但不變的是深水埗區仍見小販的影子，小販依舊影響著深水埗的發展，小販檔依然是該區的最具特色的文化之一。

小販文化在深水埗區存在超過五十年，見證和經歷深水埗區的變遷和發展。我們希望透過是次專題研習，去探討小販與深水埗區內經濟發展的影響，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藉此去體現小販文化對深水埗的社會價值。

研究範圍

小販這個行業在戰後才開始興起，所以我們探討第二次大戰之後小販的發展和變遷。我們亦會通過研究當時的社會環境、深水埗區小販的歷史背景、其經營模式以及小販行業為區內帶來的人情關係，去探究小販文化在該區發展的原因和小販對深水埗的影響。我們亦希望藉對比小販以前和現在發展的不同，去分析小販在區內的重要性，並帶出小販文化對深水埗區的社會價值。

香港的小販發展過程



第一階段：一九四五年至六十年代

歷史背景

整體社會情況

香港在戰前（1847年）已經設立了小販牌照制度，但當時英國殖民對小販並沒有任何監管。直至1873年，港英政府才簽發第一個小販牌照。到了1921年，小販發牌制度日趨完善，政府開始設立小販牌照分類制度，如有固定攤販牌、大牌及流動小販牌等。¹

深水埗的社會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香港經濟蕭條，人民生活困難，小販行業因而興起，為市民提供廉價生活必需品。後來，大批大陸人民因國共內戰而逃到香港，教育程度較低的難民就聚集在深水埗這個貧民區，並以小販為生。² 1947年時為小販擺賣活動最興盛的時候，全盛時期小販人數估計多達七萬人。而在一九五九年，市政局正式制定政策發牌給小販，整頓社會秩序，解決基層失業問題，讓小販能夠在深水埗區謀生。³

然而，在深水埗，發出小販牌照只能讓區內安穩一段很短的時間。在市政局發牌不久之後，深水埗就出現了「降雨傘部隊」⁴，即大量的無牌小販。無牌小販的出現打破了小販發牌制度的平靜，不僅有牌小販投訴他們妨礙了自己的生意，居民也對無牌小販的阻街表示不滿。由此，市政局在1956年間介入對無牌小販的監管，將他們全部移師至北河街和獅子石道，疏通長沙灣道，讓南昌街、汝州街一帶恢復秩序。

1953年，深水埗石硤尾發生的火災，亦是當年的一宗嚴重災禍，對小販生計影響甚大。該場火災發生於當年聖誕前夕，位置為石硤尾六村，令數萬人無家可歸。同時，很多小販以因而失去了原本經營的攤位，他們於是把檔口轉移到南昌街兩

1 蘋果日報，2014/01/11，〈綠箱人情：綠箱子歷史事件簿〉

<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lifestyle/special/daily/article/20140111/18587400>

2 梁燕玲，2011，〈消失中的小販文化〉，《文化研究@嶺南》第25期

http://www.ln.edu.hk/mcsln/25th_issue/feature_01.shtml

3 Alex Leung，小販政策前因後果，〈小販：由謀生手段到文化〉

http://ls-plus-hk.com/?page_id=3010

4 深水埗風物志，（頁241-264）

http://www.districtcouncils.gov.hk/ssp/tc_chi/links/files/HERITAGE%20OF%20THE%20SSP%20DISTRICT%20HK%202011.pdf

水渠兩旁擺設地攤謀生。針對這些受火災影響的小販，港府亦將街道雨水渠的明渠改為暗渠，並發合法的小販牌照給他們，劃定每檔的面積為三尺乘四尺，將他們安置在渠面上擺賣為生。⁵

戰後至六十年代，是小販行業最興盛和蓬勃的時期。一方面是因為香港的經濟環境和市民需求，另一方面也跟港英政府對其取態息息相關。在 1957 年，港英政府公佈了一份有關小販的報告—〈小販 — 報告書暨建議政策〉。報告中指出當時小販人數眾多，但基於大多小販都是低下階層，政府故將容許小販在街擺檔視為社會福利之一。同時，政府亦認同發牌管制的重要性，以維持社會秩序。⁶ 這份報告反映了政府對小販管理的基調：在經濟不景，民生困苦的時候，會放寬對小販的管制，給草根階層謀生之處。

經營模式

戰後至六十年代，港英政府對小販的規管相對寬鬆，小販的經營亦相對隨意，並沒有什麼規模。最開始的時候，小販們會手執貨品，隨街販賣。後來，小販亦會拿一塊三尺乘三尺的方布上釘上一條繩，並將貨物放在方布中央，一手抽繩將方布變成布袋，或者把貨物放在籃子中，就如圖一中賣家禽的人一樣，擺在肩膀上隨街販賣，而他們亦被稱為「降雨傘部隊」。⁷

*版權所有

圖一：1950 年賣家禽的小販(深水埗風物志，頁 254)

在發牌制度設立後，有牌小販會按照簽發牌照的牌檔尺寸和規格在街邊擺放一個屬於自己的小攤位。小販亦自此開始建立起一個既定小規模的經營模式。

⁵深水埗風物志，(頁 257-258)

⁶大公網，2016-03-01，〈小販政策前因後果〉

<http://news.takungpao.com.hk/paper/q/2016/0301/3286245.html>

⁷深水埗風物志，(頁 254)

社區發展關係

戰後香港社會經濟低迷，加上區內居民大多為知識水平相對較低的草根階層，難以找到一份正式工作，這樣的社會環境造成了小販的大量出現。而由於戰後香港市民大多只求基本生活所需，香港輕工業又剛剛起步，小販於是大多在街頭多擺賣日用品、食品或衣履，但他們的出現正正符合當時區內低下階層所需。⁸ 他們也開始進行批發買賣，如圖二的布廠，為紡織工廠提供原材料。

圖二：五十年代，深水埗的一間絲綢及布疋行(深水埗風物志，頁 241)

*版權所有

當時在深水埗做小販相對容易，他們的經營成本十分低，但對市民對其高的需求又能為小販們保障一定的收入。加上小販這個行業剛剛發展，政府對其亦沒有嚴厲的監管，故等同默許小販在街擺檔，令小販們的經營亦沒有阻礙。小販這個職業為當時深水埗居民在提供了一個謀生的機會，讓他們能透過做小販來應付生活。當時在深水埗的小販數量的大幅增加，亦可反映小販良好的經營前景。

小結

戰後，因為當小販不需從業者有專業的技術或學問，於是小販成為深水埗區部分草根階層的主要謀生行業。另外，在戰後經濟正在復甦中，而深水埗區居民的生活貧困，亦沒有穩定的，因此小販的出現成為他們節省開支的一個途徑，令深水埗的居民也十分支持小販的出現。由於政府視小販為深水埗平民區的一個援助，市政局當時也沒有特別監管小販。故政府寬鬆的監管以及市民的支持，令小販這個行業得以在深水埗開始發展。

⁸通識網，[王嘉玲](#)，〈小販政策的爭議〉

http://www.liberalstudies.hk/blog/ls_blog.php?id=3033

第二階段：七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

歷史背景

整體社會情況

1973 年的股災以及 1974 年的能源危機，令香港的經濟再次大受打擊，很多工廠面臨倒閉，而當時的失業率更高達九個百分比。為了保持生計，小販成了不少人的出路。在六、七十年代，政府並沒有監管小販數目，小販人數的急劇增加亦引起社會各界的不滿。商界投訴小販無須交租，令他們的經營日漸困難，並造成不公平競爭；此外，居民也指出小販造成嚴重的衛生問題和帶來火警風險。最後，英國殖民地政府在 1970 年起以整頓街道、影響市容、保持街道衛生等原因設立《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小販規例》、《食物業規例》及《簡易程式治罪條例》等法例，積極打擊流動小販。⁹ 1972 年，政府甚至停止繼續簽發小販牌照。政府停止發牌的措施令小販的數字大幅下降多於百分之七十，到 1980 年全港的小販人數大概只剩下約二萬人。

深水埗區的社會環境

由於深水埗區有很多穿膠花工業和紡織的工廠，所以從事販賣相關物品的小販在深水埗急增。根據前深水埗市政主任司徒廉所說，至 1982 年尾，深水埗區共有小販約六千多名，但其中有一半皆為無牌小販。¹⁰ 大量無牌小販在街擺賣引起的環境衛生和交通問題備受社會關注。當時香港工商日報亦有報導指出深水埗通州街因小販擺賣引致遍地垃圾，引起居民不滿。¹¹

其中大南西街的小販問題最為嚴重。1985 年，大南西街附近一帶約有五百名小販，但由於小販人數最多的時候亦是街道最繁忙之際¹²，如圖三中所見，市政署的事務隊難以作出突擊行動去拘捕無



*版權所有

圖三：七十年代北河街小販眾多，(深水埗風物志，頁 259)

⁹明報，2015/03/05，〈時事議題小販＝城市資產？〉

http://www.mingpaocanada.com/TOR/html/News/20150305/HK-gfh1_er_r.htm

¹⁰深水埗風物志，(頁 241-264)

¹¹香港工商日報，1964-9-1

¹²深水埗風物志，255 頁

牌小販，因此大南西街成為深水埗區嚴重的小販黑點。¹³ 後來，市政署和警方經常互相協調，去採取大規模對無牌小販的掃蕩，希望藉以起阻嚇作用。警方也成立了一支名為「特遣隊」的小隊，其中用來專責有關無牌小販的事宜。

同時，市政局劃分了八條通渠大道，由警方開始負責掃蕩聚集在順寧道和北河街的無牌小販。由於當時政府為解決街上小販的問題，新建成了深水埗街市和保安道街市以安頓他們，市政署亦會對被驅趕的無牌小販進行調查，以決定哪些小販有競投新街市攤位的權利。其後政府亦進一步興建及重建福華街、深水埗街市等，去解決深水埗區小販數量極多的情況。

在申請小販牌照方面，市政局於1970年已在區內街市調查小販申請牌照的情況。在八十年代有很多人用「家境貧困」為理由去申請小販牌照，希望政府會因為其貧窮的生活狀況而發牌給他們。然而，在1984年，市政署強調家貧之申請人應向社會福利署求助，而不是申請小販牌照。¹⁴ 在此之後，小販難以用家庭環境作為申請小販牌照的藉口。市政局的做法可見政府對小販的規管越加嚴謹，收緊了小販發牌制度，扼殺小販生存空間。¹⁵

經營模式

在七十年代，香港輕工業的發展日漸成熟，而深水埗區的製衣業更是蓬勃，不但工廠林立，更有很多人設立一些小型的山寨製衣廠。當時香港的布疋甚至批發遠銷至世界各地，故此社會對布疋的需求不斷增加，以致足以令深水埗區發展成一個龐大的疋頭市場。因此，深水埗的小販與區內疋頭批發業的發展息息相關。到了八十年代，保守估計深水埗有過千家小型山寨製衣廠。由於在深水埗區的經營山寨廠成本較輕，廠家不但會自製自賣，亦會以低價把成品批發給小販售賣，令深水埗有很多小販聚集賣布為生。

布販開始時大多在汝州街擺賣，但1978年為配合地鐵荃灣線的興建，布販就被政府安置在欽州街小販市場，亦即是人稱的「棚仔」。當年賣布的小販會到附近區域如大角咀、青山道等不同的工廠收布和托布，尤其是廠房用剩多餘，以及外國製衣廠因運輸問題出現剩餘的布料，小販們就會去回收收購，而他們稱這些布

¹³大公報，2016-03-01，〈小販政策前因後果〉

http://news.takungpao.com.hk/paper/q/2016/0301/3286245_print.html

¹⁴獨立媒體，2016-01-12，〈見證棚仔 38 載 83 歲布販東叔：布市場是本土特色〉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40000>

¹⁵李敏儀，2011，〈香港特色：城市中的小販求生術〉，《文化研究@嶺南》第25期，2011年7月。

http://www.ln.edu.hk/mcsln/25th_issue/feature_02.shtml

為「士多布」。可見，製衣廠亦成為了布販的貨源供應商。「士多布」雖然是大廠不用的布料，但它們的款式和質料皆特別和上乘，因此販賣「士多布」對小販來說是本少利大。另外，小販除了將「士多布」在街擺賣，亦會作大型製衣廠和山寨廠之間的「中介人」，每隔一段時間便從大廠買來剩下的布料，並批發給小型的布廠。¹⁶

除了布販之外，電子產品銷售業亦在 1970 年起在深水埗區興起。¹⁷ 1972 年華僑日報亦有報導鴨寮晚上會擺有電子器材攤，吸引不少工友前往選購。¹⁸ 因為深水埗區是本港最早開發的商業及輕工業中心之一，以致位於欽州街至南昌街之間的一段鴨寮街在早年街上已有許多售賣收音機、錄音機、擴音器等電子零件和器材的店鋪及攤檔。

小販之間的關係

小販除了是市民謀生的行業，亦拉近了深水埗區居民之間的關係。小販人數雖然十分龐大，但每一個小販基本上都認識大家，不僅是街頭街尾的小販互相認識，即使大家在不同街道經營，亦會互相認識和有聯繫。小販和小販之間會互相照顧，就像有自己獨特的一個社區，既存有的競爭關係的同時，也是朋友。一人有事要離開一會，旁邊的人也會幫忙「睇檔」。當年小販們亦會在一起到酒樓食晚飯，並在酒樓裡邊吃邊談，一頓晚飯能坐上兩三個小時。當時販商之間的關係十分密切，人和人之間有種無需言喻的人情味。¹⁹

社會發展關係

七、八十年代正是香港製衣業的黃金時期，深水埗區廉價的租金令廠商喜歡選擇在此區設廠，令製衣在深水埗十分興旺。當時深水埗醫局街一帶全部都是製衣的山寨工廠²⁰，製衣業的盛行改變了小販只是賣日用品的模式，帶動了布販在深水埗區的發展，當年亦有過百小販單靠賣布維生。

深水埗區以及附近區域製衣廠和布廠的林立提供了很多工作機會給區內的居民，做小販變得不是他們的唯一選擇。加上當時政府開始監管小販，越來越多人對成為小販開始感到卻步。然而，當時輕工業的發展其實同時保障了小販們有充足的貨源和客源，從事小販的人認為他們依然能靠此得到穩定的收入，於是小販於居民來說仍是十分重要。

¹⁶附錄，訪問二

¹⁷華僑日報，1972-3-3，〈鴨寮街電子器材攤 晚上有廉價貨出售〉

¹⁸深水埗風物志，（頁 244）

¹⁹附錄，訪問二

²⁰深水埗風物志，（頁 247）

小結

在七十年代開始，成熟的輕工業發展令工廠對深水埗的小販有更多的需求，小販本身的發展也開始蓬勃起來。小販就作為大型時裝店和山寨廠之間的中介人。同時，七十年代的股災和能源危機令失業率急升，因此不少失業人士當作小販是一個過渡期的工作，為在業和失業之間做緩衝。小販在互相競爭，爭取客源的同时，大家都會守望相助，和顧客也會聊天說地，密切的販商關係和鄰里之間的人情味充斥著七十年代的深水埗區，令整個社區的人相處更加融洽和團結。

可惜政府的介入令小販的處境陷入困難，為了整頓城市而停發小販牌照的決定令小販人數大大減少。雖然市政局對小販監管更加嚴謹的同時，小販的生存空間也漸漸縮小，但小販都覺得深水埗充足的貨源和客源令在七十年代時他們對未來小販的前景是樂觀的，也認為他們被這個社會所需要。

第三階段：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

歷史背景

整體社會情況

持牌的小販人數由 1990 年的 20000 個，減至 2000 年的 9232 個，到了 2015 年更跌至 6300 個。在短短二十年間，小販人數大幅減少了近三分之二。小販人數的整體下降與政府對小販的政策有著密切的關係。

在 2002 年，香港政府第一次推行了「小販自願交回牌照計劃」，利用優惠措施吸引小販交還牌照。計劃列明如果固定攤位小販交還牌照能獲取特惠金六萬元，而流動小販能取得三萬元。此計劃一直維持至 2007 年。而在 2013 年，政府再次推出同等計劃，希望俗稱「屋仔」的綠色鐵皮檔，或是「朝桁晚拆」黃格仔檔的牌主能自願交還牌照，而交牌者則能獲十二萬作補償。

在 2008 年，政府在討論小販發牌政策時，一度考慮重新簽發牌照，曾發出二百多個空置牌檔牌照，引來數千人申請。而在 2009 年 4 月至 2012 年 7 月發牌給 279 個流動及固定攤位小販。

但 2010 年花園街大火事故導致人命傷亡再一次引起社會對小販安全問題的討論。為了確保小販區的防火安全，政府在 2012 年徵詢市民意見後，修改了原先建議的取消小販牌照制度，引入新吊銷小販牌照的建議。在停牌制度下，持牌小販如在三個月內六次違反《小販規例》有關火警風險的規定而被定罪，食物環境衛生署署長可考慮暫時吊銷其小販牌照。而若該持牌小販其後在三個月內六次違反任何相關的小販規例，則需停牌決議。停牌制度令檔主容易被票控，停牌日數會遞增，令小販加速消失。同年，政府亦宣布推出小販推行資助計劃，在五年內，給小販在搬遷和重建的財務資助，改善小販在防火上的問題。到了 2015 年，食物環境衛生署亦重新建議了發展小販墟市的五項修訂建議。²¹

深水埗區的社會環境

對於在深水埗的布販，他們亦同樣受到政府想收回棚仔的問題。在 2015 年 8 月，在棚仔經營的檔主接獲食環署通知，棚仔將於該年年底被收回，並用來改作住宅用途。受收地影響的持牌小販獲食環署安排搬遷，亦可選擇交回小販牌照，並領取八萬元特惠金。深水埗的布販們亦因而成立了棚仔關注組，希望能為小販爭取

²¹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生事務委員會，〈流動小販牌照〉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fseh/papers/c1330-03.pdf>

利益，以及和政府商量收地事宜。時至今日，依然留守在欽州街小販市場的只剩餘二十一人。²²

雖然深水埗的布販式微，但鴨寮街和北河街的二手電子攤檔依然吸引很多市民去購買平價的電子產品，如二手手機、手機配件等。甚至鴨寮街和北河街成為香港其中一個特色的旅遊景點，不少遊客到港亦會到鴨寮街走一趟。²³

經營模式

在一九八四年，中國改革開放，內地的低租金和大量便宜的勞工供應吸引了很多香港的廠商北上發展。深水埗區內的布廠亦因而搬遷大陸。製衣廠的搬遷大大影響了小販的經營，他們難以再依靠區內的廠商取貨轉售，由舊時能做到的批發至今日亦逼迫轉型至零售，小販亦無法再當當年中介人的角色。小販今天的目標客群也只剩下那些希望能買便宜布疋的人。

對於深水埗的布販，現時市民對布料的需求不比從前，大家亦不會再自己車衣做衫。因此，布販們將開始發展學生市場。在九十年代起，香港開始有學生修讀時裝設計，他們未必有足夠的金錢去買布料做功課，深水埗布販多樣的款式和廉價的布料成為學生首選。漸漸地，學生就成為布販們較固定的客源。

隨著香港經濟的轉變，除了布販會改變其目標客群，深水埗區其他的小販們亦會因應社會需求改變其販賣的貨品。就如在鴨寮街和北河街會看到很多新式的電子產品，如藍芽麥克風、智能手機的手機殼、甚至虛擬實景的穿戴裝置。由此可見，小販也有其市場觸覺，會就這市民的日常所需、社會的經濟改變也調整其銷售貨物以及經濟模式。

小販之間的關係

小販的人數不斷減少，同時他們之間的聯繫隨之變得越來越少。根據布販何先生的訪問，他指出小販各自的經營模式不斷改變，加上政府的政策令小販未能完全集中在同一個區域，大家互相之間的關係亦因而變得疏離。雖然可能與旁邊的那個小販那依然相識，仍不如從前那種「由街頭熟到街尾，個個都識」的情況。²⁴

社會發展關係

九十年代開始，不少深水埗的廠商都因為成本問題而往北移。布販的批發銷量受到很大的影響，貨源亦因而變得不穩定和比以前昂貴。1997 和 1998 年香港的回

²² 仁聞報，〈深水埗布疋市集清場小販何去何從？〉

<https://jmc.hksyu.edu/ourvoice/?p=6135>

²³ 深水埗風物志，(頁 243)

²⁴ 附錄，面試三

歸和金融風暴更令深水埗的經濟一蹶不振，小販的收入相對也減少。隨著政府加強對小販的管理，甚至政府不再發行小販牌照，並在 2002 年後打算陸續收回牌照，令小販的經營變得越來越困難。加上香港整體經濟的改變，深水埗區亦逐漸發展，在深水埗居住的居民的生活水平亦有所改善，需要依賴小販販賣的便宜貨物生活的需求亦減少。香港經濟模式以及區內居民消費模式的改變令小販的生存空間慢慢被擠壓、縮小。

小結

在八十年代開始，輕工業工廠北移至改革開放的大陸，不少小販都由做批發被迫轉向零售業。到九十和千禧年代，政府開始打算收回牌照，對於政府的特惠金，不少小販都交還牌照，因為他們覺得小販的生存空間太小，難以讓他們謀生，可見政府政策對小販以致整個深水埗區有著重大的影響。轉型做零售業的小販的顧客就轉為讀時裝設計的學生，因為小販的布疋相對於大型連鎖店的便宜，成為學生買布料設計的首選。

二十世紀後期，在社會愈來愈苛刻的生存條件，以及政府處處打壓之下，小販愈來愈少，轉型也令他們小販之間的關係倒退，小販行業已日漸式微。

總結

小販在深水埗區的生存空間

從戰後開始，由於經濟低迷，不少從外地移民來香港的人都從事小販的工作以維持生計。同時，小販對於深水埗區居民是一種經濟上的援助，因為小販通常售賣的日常所需都是比較便宜的，能減輕了市民的經濟上的負擔；在七十年代，兩次的經濟危機令香港失業率急升，小販便成為了失業人士的一個「水泡」，成為他們在失業和在業之間的緩衝。同時，輕工業的發展為小販提供了更多的營業機會，例如布販利用此便利去作為中介人的角色，將大型製衣廠賣給他們的「士多布」轉售給山寨廠。可惜由於阻街和環境衛生問題，市政局決定停止發牌，令小販的生存空間大大減少；到了八九十年代，工廠北移，小販的貨源和客源也產生了變化，導致其經營模式的改變。小販雖然還未完全消失，但其生存空間因時代的轉變、科技的發展、政府政策而大大縮小，小販這個行業在不同時期對深水埗區有著不同的意義，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可惜這個行業已日漸式微。

政府對深水埗小販的影響

港英政府在戰後至六十年代對小販的監管比較寬鬆，因為當時深水埗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條件不欠佳，因此政府視小販為給深水埗區居民的經濟援助，故給予小販發展和生存空間也很大。可是大量小販在街上兜售令深水埗區的衛生條件、交通問題以及阻街問題，隨著小販的增加而日益嚴重，因此警方便成立了「特遣隊」和政府停止發牌以解決居民投訴問題。市政處也強調家庭環境差不是做小販的理由，令小販不容易申請牌照，可見政府對小販的監管更加嚴謹，小販的數量和生存空間也因為時代的轉變而漸漸減少。到了九十和千禧年代，為了整頓社會和規劃城市，政府打算收回牌照，不少小販都交還牌照以拿取政府提供的特惠金。從此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對小販之態度和實行的政策監管對於小販的經營有著重大的影響。

社區發展的趨向

在這次的研習裡，我們可以看到深水埗區小販從戰後開始到現在因應著時代和科技的發展，努力地適應著新的社會和經濟環境。小販這個行業對於他們來說，不只是謀生的工具，更加代表著人與人之間的一種聯繫和社區中的「人情味」。可惜政府為了解決太多小販所引致的不同社區問題，而對小販進行嚴厲的監管，加上城市規劃，令小販的生存空間大大縮小，不少小販更逼迫交還牌照，放棄繼續從事小販行業。在深水埗，小販這個行業已經日漸式微，小販之間和鄰里之間的關係也不如以前。小販象徵的不只是一個在消失中的一個行業，更多的是本土的特色和文化。它維繫著整個社會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傳統的、地道的街道文化。因此我們要好好的保存和珍惜這些消失中的本地回憶。

附錄：訪問資料

訪問一

受訪者：吳茂源先生（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教師，七十至九十年代初居住在深水埗永隆街）

訪問日期：2018年5月16日

訪問方式：電話訪問

訪問內容重點：

- 皆因小販多數在路邊販賣一些相對較便宜的生活用品，切合居民所需，能舒緩當區居民的生活負擔，因此小販雖然是小規模的一種經濟模式，但對深水埗區亦十分重要。
- 小販之間的關係融洽，會見到他們互相幫助，閑話家常。另外，小販和居民之間的關係亦不錯，大家都會光顧既定一檔的小販，令小販和顧客之間亦會認識，在買東西的時候亦會聊天。
- 以前深水埗區小販人數眾多，但現在明顯在街道上少了小販的蹤影。他們以前以販賣民生物品為主，但現在貨品種類較多，而大多會從內地入貨。
- 政府對深水埗區的規劃與小販的經營息息相關。小販的日後的發展空間需視乎政府對區內規劃和重建的方向，但若政府將深水埗區發展成比較高級的境況，則會扼殺他們們的發展空間。

訪問二

受訪者：何應先生（深水埗欽州街布販，棚仔關注組主席）

訪問日期：2018年5月16日

訪問地點：深水埗欽州街小販市場

訪問內容重點：

- 在七十年代開始，由於深水埗附近有不少製衣廠，因此當時的小販就作為一個「中間人」，從時裝店或者大型製衣廠買「士多布」，再轉售給小型山寨廠。這個中間人的角色令他們的貨源和客源都很穩定。當時是深水埗小販最興盛的時候。
- 當時布販之間的關係也很好，雖然大家都是競爭對手，他們會互相幫忙「睇檔」，聊天說地。他們和客人都是一樣，大家都很熟絡，那時的社會中一種現在無法媲美的人情味。
- 但到了中國改革開放，工廠北移，生意也冷淡了很多，所以布販將客戶對象和經營模式，分別由製衣工廠轉到學時裝設計的學生，以及從批發轉移至現在的零售。
- 受訪者希望政府不要一味地打擊他們，其實他們可以為讀時裝設計的大學生提供比較便宜的布匹。可惜政府沒有令聽到他們的訴求，小販的數目也漸漸減少。
- 他們希望這種街道的傳統能一直流傳下去，保存這種特別的深水埗本土文化。

訪問三

受訪者：陳先生（深水埗欽州街布販）

訪問日期：2018年3月21日

訪問地點：深水埗欽州街小販市場

訪問內容重點：

- 在戰後，有很多越南難民聚集在深水埗區定居發展，因為政府安排了難民居住在深水埗。為了謀生，他們選擇了從事小販工作，因為成為小販不需要任何學歷或者技術。
- 當時的小販和顧客的關係很好，因為他們主要是做批發的工作，貨源和客源挺穩定，人與人之間沒什麼隔膜，大家都會談笑風聲，十分有「人情味」。
- 可惜現在沒有人重視他們這個行業以及他們愈來愈少的生存空間。同時，政府想收回小販所在地的地方來規劃城市，用特惠金去「誘惑」更多小販放棄這個行業。同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因應著時代和人民思想的轉變而產生隔膜，再也沒有了當時那種溫暖，像家一樣的感覺。
- 受訪者覺得這幾十年變得最多的是市民和政府對他們的態度。而且他也知道這個行業的重要性一直在下降，他只是希望這個本土的文化和回憶不被香港人所遺忘，希望這個行業和溫馨的人情味能夠延續下去。

■ 參考書目及資料

1. 蘋果日報，2014/01/11，〈綠箱人情：綠箱子歷史事件簿〉
<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lifestyle/special/daily/article/20140111/18587400>
2. 梁燕玲，2011，〈消失中的小販文化〉，《文化研究@嶺南》第 25 期
http://www.ln.edu.hk/mcsln/25th_issue/feature_01.shtml
3. Alex Leung，小販政策前因後果，〈小販：由謀生手段到文化〉
http://ls-plus-hk.com/?page_id=3010
4. 深水埗風物志，（頁 241-264）
http://www.districtcouncils.gov.hk/ssp/tc_chi/links/files/HERITAGE%20OF%20THE%20SSP%20DISTRICT%20HK%202011.pdf
5. 大公網，小販政策前因後果，2016-03-01
<http://news.takungpao.com.hk/paper/q/2016/0301/3286245.html>
6. 通識網，王嘉玲，〈小販政策的爭議〉
http://www.liberalstudies.hk/blog/ls_blog.php?id=30331
7. 明報，2015/03/05，〈時事議題小販＝城市資產？〉
http://www.mingpaocanada.com/TOR/htm/News/20150305/HK-gfh1_er_r.htm
8. 香港工商日報，1964-9-1
9. 大公報，2016-03-01，〈小販政策前因後果〉
http://news.takungpao.com.hk/paper/q/2016/0301/3286245_print.html
10. 獨立媒體，2016-01-12，〈見證棚仔 38 載 83 歲布販東叔：布市場是本土特色〉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40000>
11. 李敏儀，2011，〈香港特色：城市中的小販求生術〉，《文化研究@嶺南》第 25 期，2011 年 7 月。
http://www.ln.edu.hk/mcsln/25th_issue/feature_02.shtml
12. 華僑日報，1972-3-3，〈鴨寮街電子器材攤 晚上有廉價貨出售〉
13.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生事務委員會，〈流動小販牌照〉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fseh/papers/c1330-03.pd>
14. 仁聞報，〈深水埗布疋市集清場小販何去何從？〉
<https://jmc.hksyu.edu/ourvoice/?p=6135>